全梁文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五

武帝（五）

卷五

武帝〈五〉？

答皇太子请御讲敕？

省启，欲须吾讲，具汝等意。书云，一日二日，惟日万机。今复过之，年耆根熟，气力衰耗，荷此黼扆，有逾重负，日中或得一食，或不得食，周旦吐握，未足为劳，楚君旰食，方今非切，未明求衣，聿来弗休，昼劳夜思，精华已竭，数术多事，未获垂拱，兼国务靡寄，岂得坐谈，须道行民安，乃当议耳，越敕。〈《广弘明集》十九〉？

省重启，犹欲须吾讲说，具汝等所怀，亦不异前答，缘边未入，国度多乏，如是等事，恒须经计，其馀繁碎，非可具言，率土未宁，菜食者众，兼款附相继，赏与未周，怨望者多，怀音者少，汉世浑并，贾谊亦且流恸，魏室无虞，杨阜犹云可悲，况今爪牙腹心不贰之臣，又论道帷幄之士，四聪不开，八达路拥，王侯虽多，维城靡寄，昼厉夕惕，如履霜刃，以朽索驭六马，岂足为喻。诗不云乎？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方今信非谈日，汝等必欲尔者，自可令诸僧於重云中讲道义也。越敕。〈《广弘明集》十九〉？

省汝等启，复具所怀，汝等未达稼穑之艰难，安知天下负重，庸主少君，所以继踵颠覆，皆由安不思危，况复未安者邪？殷鉴不远，在於前代。吾今所行，虽异曩日，但知讲说，不忧国事，则与彼人，异术同亡。易言其亡系于苞桑。斯则乾乾夕惕，谨而後免，汝等思之，一二具如前敕，越敕。〈《广弘明集》十九〉？

答晋安王请开讲启敕？

省启，具汝所怀。法事既善，岂不欣然？吾内外众缘，忧劳纷总，食息无暇，废事论道，是所未遑，汝便为未体国也。越敕。〈《广弘明集》十九〉？

答晋安王谢开讲般若启敕？

省启具之，为汝讲金字般若波罗密经，发题始竟，四众云合，华夷毕集，连雨累日，深虑废事，景物开明，幽显同庆，实相之中，本无去来，身虽不到，心靡不在，善自调养，慎勿牵劳。尚有两旬，日数犹奢，今虽不同，後会未晚也。吾始还台，不复多敕，越敕。〈《广弘明集》十九〉？

敕答皇太子所上大法颂？

皇帝问太子，省表，并见所制大法颂，词义兼美，览以欣然。〈《广弘明集》二十〉？

答菩提树颂手敕？

省启，览所上菩提树颂，捃采致佳，辞味清净，仰赞法王，称叹道树，意思口说，乃至手书，极得三业之善。但所言国姜，皆非事实，不无绮语过也。越敕。〈《广弘明集》十五〉？

答晋安王谢幸善觉寺启敕？

汝所营建慈悲宝刹，诸佛威神，不营多功，才欲运力，即便竖立，幽显欣仰，我亦随喜，不得与汝同共瞻拜，此以为恨耳，越敕。〈《广弘明集》十六〉？

敕答臣下神灭论？

位现致论，要当有体，欲谈无佛，应设宾主，标其宗旨，辨其短长，来就佛理，以屈佛理，则有佛之义既踬，神灭之论自行。岂有不求他意，妄作异端，运其隔心，鼓其

腾口，虚画疮　，空致诋诃，笃时之虫，惊疑於往来，滞鳖之蛙，河汉於远大，其故何也？沦蒙怠而争一息，抱孤陋而守井，岂知天地之长久，溟海之壮阔？孟轲有云，人之所知，不如人之所不知。信哉！观三圣设教，皆云不灭，其文浩博，难可具载，止举二事，试以为言，祭义云，惟孝子为能飨亲。礼运云，三日齐必见所祭。若谓飨非所飨，见非所见，违经背亲，言语可息，神灭之论。朕所未详。〈《弘明集》□□□□〉？

敕光禄大夫江倩？

纯臣孝子，往往感应。晋世颜含，遂见冥中送药。近见智者，知卿弟二息感梦云，饮慧眼水。慧眼则是五眼之一号，若欲造寺，可以慧眼为名。〈《梁书·孝行江纟 不传》〉？

敕沈约撰佛记序？

去岁令虞阐等撰佛记，并令作序，序体不称，频治改，犹未尽致。寻佛教因三假以寄法，藉二谛以明理，达相求宗，不著会道，论其旨归，似未至极，乃不应以此相烦，亦是一途善事，可得为厝笔不？以故指敕阐等，结序未体，又似小异。〈《广弘明集》十五〉？

敕答沈约？

记序始得看，今敕缮写流布。〈同上〉？

敕答曹思文？

所难二条，当别详览也。〈《弘明集》九〉？

具一二，缜既背经以起义，乖理以致谈，灭圣难以圣责，乖理难以理诘，如此，则言语之论，略成可息。〈《弘明集》九〉？

与周舍论断肉敕〈五首〉？

法宠所言，惭愧而食众生，此是经中所明。罗刹妇女云，我念汝。我食汝，法宠此

心，即是经之罗刹。？

僧辩所道自死肉，若如此说，鸱鸦鸠鸽，触处不死，那不见有一自死者，麝鹿雉兔，充满野泽，亦不曾见有一自死者。而觅死肉，其就屠杀家，觅死鱼，必就罾网处。若非杀生，岂有死肉？经言买肉与自杀，此罪一等。我本不自为，正为诸僧尼作离苦因缘。？

众生所以不可杀生。凡一众生，具八万户虫，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，若断一众生命，即是断八万户虫命，自死众生又不可食者，前所附虫，虽已灭谢，後所附虫，其数复众，若煮若炙，此断附虫，皆无以复命，利舌端少味，害无量众生，其中小者，非肉眼能观，其中大者，灼然其见，灭慈悲心，增长恶毒，此实非沙门释子所可应行，众僧食肉，罪剧白衣，白衣食肉，乃不免地狱，而止是一罪。至於众僧食肉，既犯性罪，又伤戒律，以此为言，有两重罪，若是学问众僧食肉者，此为恶业，复倍於前，所以如此，既亲达经教，为人讲说，口称慈悲，心怀毒害，非是不知，知而故犯，言行既违，即成诡妄。论学问人食肉，则罪有三重，所以贵於解义，正为如说修行，反复啖食鱼肉，侵酷生类，作恶知识，起众怨对，坠堕地狱，疾於　赞矛，善恶报应，必也不亡。凡出家人，实宜深思。？

声闻受律仪戒，本制身口七支，一受之後，乃至睡，眠闷等律仪，恒生念念，得未曾有。律仪所以尔者，睡眠等非起恶心，故不损不失，乃至常生，若起欲杀心，於声闻法，虽不失身口戒。而於戒有损，非唯损不杀戒，亦兼污馀戒，至於手挟齿啮，动身口业，则失身口戒，尔时律仪无作，即断不续，既失不杀戒，亦损污馀戒。所以尔者，旃陀罗人为屠肉时，为何等人杀，正为食肉者。若食肉者即有杀分，於不杀戒即成有缺。若谓於善律仪，受杀生分。於不杀戒无所缺者，是不善律仪人持八戒斋，是恶律仪犹应相续，若恶律仪人持八戒斋，恶律仪不复相续者，是知善律仪人受诸杀分，是不杀戒即时便缺，别解脱戒不复解脱。恶律仪人无论持八戒斋，但起一念善心，恶律仪即断，若一念不断，多念亦应不断，若多念断，是知一念时断，善律仪人其事亦尔，无论受诸杀分，有少杀分，不杀律仪即时亦断，菩萨人持心戒，故自无有食众生理，若缺声闻戒，终不免地狱等苦。〈《广弘明集》二十六〉？

喻智藏敕？

求空自闲，依空入慧，高蹈养神，实是胜乐，不违三乘，亦以随喜，惟别之际，能无恨然。岐路赠言，古人所重，犹劝法师，行无碍心，大悲为首，方便利益，随时用舍，

不宜顿杜，以隔碍心，行菩萨道，无有是处。〈《续高僧传》〉？

敕答释明彻？

省疏，增其忧耿。人谁不病，何以遽终过甚？法师至性坚明，道行纯备，往来净土，去留安养，方除四魔，理无五畏，惟应正念诸佛，不舍大愿，与般若相应，直至种智，发菩提心，彼我相摄，方结来缘，敬如所及，菩萨行业，非千百年，善思至理，勿起乱想，览笔凄懑，不复多云。〈《续高僧传》〉？

敕答僧正南涧寺沙门慧超？

法宠法师，造次举动，不逾律仪，不侠性欲，不事形势，慈仁恺悌，雅有君子之风，匡政寺庙，信得其人矣。？

策永阳王母为国太妃？

维天监二年六月甲午朔十日癸卯，皇帝遣宗室员外散骑侍郎兼散骑常侍萧敬宝，策命永阳王母王氏为国太妃，曰，於戏，惟尔茂德内湛，粹范外昭，国序凝芬，蕃庭仰训，是用式遵旧典，载章徽服，往钦哉，肃兹休烈，可不慎欤。〈《古刻丛钞》徐勉撰《永阳王敬太妃墓志铭》〉？

谥始兴王憺册〈普通三年十一月〉？

咨故侍中、司徒、骠骑将军始兴王。夫忠为令德，武谓止戈，於以用之，载在前志。王有佐命之元勋，利民之厚德，契阔二纪，始终不渝，是用方轨往贤，稽择故训，鸿名美义，允臻其极。今遣兼大鸿胪程爽，谥曰忠武，魂而有灵，歆兹显号，呜呼哀哉。〈《梁书·始兴王憺传》〉

玺书诘范缜〈天监四年〉

亮少乏才能，无闻时辈。昔经冒入，群英相与，岂薄晚节，谄事江祏，为吏部末，协附梅虫儿茹法珍，遂执昏政，比屋罹祸，尽家涂炭，四海沸腾，天下横溃，此谁之咎？食乱君之禄，不死於治世，亮协固凶党，作威作福，靡衣玉食，女乐盈房，势危事逼，

自相吞噬，建石首题，启靡请罪。朕录其白旗之来，贷其既往之咎，亮反覆不忠，奸贿彰暴，有何可论，妄相谈述，具以状对。〈《梁书·王亮传》〉

宣旨张绾

为国之急，惟在执宪，直绳用人，本不限升降，晋宋之世，周闵蔡廓，并以侍中为之，卿勿疑是左迁也。〈《梁书·张绾传》〉

宣旨太子进食〈普通七年十一月〉

毁不灭性，圣人之制，礼不胜丧，比於不孝。有我在，那得自毁如此，可即强进饮食。〈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〉

救司州下令军中〈建武二年〉？

望麾而进，听鼓而动。〈《南史》六〉？

入屯阅武堂下令？

皇家不造，遘此昏凶，祸扌延动植，虐被人鬼，社庙之危，蠢焉如缀。吾身籍皇宗，曲荷先顾，受任边疆，推毂万里，眷言瞻乌，痛心在目。故率其尊主之情，厉其忘生之志，虽宝历重升，明命有绍，而独夫丑纵，方煽京邑，投袂援戈，克弭多难，虐政横流，为日既久，同恶相济，谅非一族，仰禀朝命，任在专征，思播皇泽，被之率土。凡厥负衅，咸与惟新，可大赦天下，唯王　亘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上〉？

夫树以司牧，非役物以养生，视人如伤，岂肆上以纵虐？废主弃常，自绝宗庙，穷凶极悖，书契未有，征赋不一，苛酷滋章，缇绣土木，菽粟犬马，征发闾左，以充缮筑，流离寒暑，继以疫厉，转死沟渠，曾莫救恤，朽肉枯骸，乌鸢是厌，加以天灾人火，屡焚宫掖，官府台寺，尺椽无遗，悲甚黍离，痛兼麦秀，遂使亿兆离心，强徼侵弱，斯人何辜，离此涂炭。今明昏递运，大道公行，思治之氓，来苏兹日，猥以寡薄，属当大宠，虽运距中兴，艰同草昧，思阐皇休，与之更始。凡昏制谬赋，淫刑滥役，外可详检前源，悉皆除荡，其主守散失，诸所损耗，精立科条，咸从原例。〈同上〉？

永元之季，乾维落纽，政实多门，有殊卫文之代，权移於下，事等曹恭之时，遂使阉尹有翁媪之称，高安有法尧之旨，鬻狱贩官，锢山护泽，开塞之机，奏成小丑，直道正义，拥抑弥年，怀冤抱理，莫知谁诉，奸吏因之，笔削自己，岂直贾生流涕，许伯哭时而已哉？今理运惟新，政刑得所，矫革流弊，实在兹日，可通检尚书众曹，东昏时诸诤讼失理，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，精加讯辨，依事议奏。〈同上〉？

义师临阵致命，及疾病死亡者，并加葬敛，收恤遗孤。〈同上〉？

朱爵之捷，逆徒送死者，特许家人殡葬，若无亲属，或有贫苦，二县长尉，即为埋掩。建康城内，不达天命，自取沦灭，亦同此科。〈同上〉？

夫在上化下，草偃风从，世之浇淳，恒由此作。自永元失德，书契未纪，穷凶极悖，焉可胜言。既而璇室外构，倾宫内积，奇技异服，殚所未见，上慢下暴，淫侈竞驰，国命朝权，政移近习，贩官鬻爵，贿货公行，并甲第康衢，渐台广室，长袖低昂，等和戎之赐，珍羞百品，同伐冰之家。愚人因之，浸以成俗，骄艳竞爽，夸丽相高，至乃市井之家，貂狐在御，工商之子，缇绣是袭，日久之次，夜分未反，昧爽之朝，期之清旦。圣明肇运，厉精惟始，虽曰缵戎，殆同创革，且淫费之後，继以兴师，巨桥鹿台，凋罄不一。孤忝荷大宠，务在澄清，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，俯厉微躬鹿裘之义，解而更张，斫雕为朴，自非可以奉粢盛，修绂冕，习礼乐之容，缮甲兵之备。此外众费，一皆禁绝，御府中署，量宜罢省，掖庭备御妾之数，大享绝郑卫之音，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，准的　庶，菲食薄衣，请自孤始。加群才并轨，九官咸事，若能人务退食，竞存约己，移风易俗，庶基月有成。昔毛玠在朝，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，魏武叹曰，孤之法不如毛尚书。孤虽德谢往贤，任重先达，实望多士，得其此心，外可详为条格。〈同上〉？

即梁王位赦令?

孤以虚昧，任执国钧，虽夙夜勤止，念在兴治，而育德振民，邈然尚远。圣朝永言旧式，隆此眷命，侯伯盛典，方轨前烈，嘉锡隆被，礼数昭崇，徒守愿节，终隔体谅，群后百司，重兹敦奖，勉兹厚颜，当此休祚，望昆彭以长想，钦桓文而叹息，思弘政涂，莫知津济，邦甸初启，藩宇惟新，思覃嘉庆，被之下国，国内殊死以下，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，一皆原赦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赐谷五斛，府州所统，亦同蠲荡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上〉？

立选簿表？

臣闻以言取士，士饰其言，以行取人，人竭其行，所谓才生於代，穷达惟时，而风流遂往，驰骛成俗，媒孽夸炫，利尽锥刀，遂使官人之门，肩摩毂击。岂直暴盖露冠，不避寒暑，遂乃戢屣杖策，风雨必至，良由乡举里选，不师古始，称肉度骨，遗之管库，加以山河梁毕，阙舆徵之恩，金张许史，忘旧业之替，吁可伤哉！且夫谱谍讹误，诈伪多绪，人物雅俗，莫肯留心。是以冒袭良家，即成冠族，妄修边幅，便为雅士，负俗深累，遽遭宠擢，墓木已拱，方被徽荣。故前代选官，皆立选簿，应在贯鱼，自有铨次，胄籍升降，行能臧否。或素定怀抱。或得之舆论，故得简通宾客，无事埽门。顷代陵夷，九流乖失，其有勇退忘进，怀质抱真者，选部或以未经朝谒，难於进用。或有晦善藏声，自埋衡荜，又以名不素著，绝其阶绪，必须画刺投状。然後弹冠，则是驱迫廉搳，奖成浇竞。愚谓自今选曹，宜精隐括，依旧立簿，使冠履无爽，名实不违，庶人识崖涘，造请自息。且闻中间立格，甲族以二十登仕，後门以过立试吏。求之愚怀，抑有未达，何者？设官分职，惟才是务，若八元立年，居皂隶而见抑，四凶弱冠，处鼎族而宜甄，是则世禄之富，无意为善，布衣之士，肆心为恶，岂所以弘奖风流，希向後进？此实巨蠹，尤宜刊革。不然，将使周人有路傍之泣，晋臣兴渔猎之叹。且俗长浮竞，人寡退情，若限岁登朝，必增年就宦，故貌实昏童，籍已逾立，滓秽名教，於斯为甚。臣总司内外，忧责是任，朝政得失，义不容隐，伏愿陛下垂圣淑之姿，降听览之末，则彝伦自穆，宪章惟允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上，又略见《南史》六，《通典》十四。〉？

请徵谢朏何胤表？

夫穷则独善，达以兼济，虽出处之道，其揆不同，用舍惟时，贤哲是蹈。前新除侍中、太子少傅朏、前新除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、都亭侯胤，羽仪世胄，徽猷冠冕，道业德声，康济雅俗。昔居朝列，素无宦情，宾客简通，公卿罕预，簪绂未褫，而风尘摆落。且文宗儒肆，互居其长，清规雅裁，兼擅其美，并达照深识，预睹乱萌，见庸质之如初，知贻厥之无寄，拂衣东山，眇绝尘轨，虽解组昌运，实避昏时，家膺鼎食，而甘兹橡艾，世袭青紫，而安此悬鹑。自浇风肇扇，用南成俗，淳流素轨，馀烈颇存，谁其激贪，功归有道，康俗振民，朝野一致，虽在江海，而勋同魏阙。今泰运甫开，贱贫为耻，况乎久蕴瑚琏，暂厌承明，而可得求志海隅，永追松子？臣负荷殊重，参赞万机，实赖群才，共成栋干，思挹清源，取镜止水，愚欲屈居僚首，朝夕谘诹，庶足以翼宣寡薄，式是王度，请并补臣府军谘祭酒。〈《梁书·谢朏传》，高祖平京邑，进位相国，表请朏胤〉？

孔传舜典议?

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，皆文相承接，所以致误。舜典首有曰若稽古，伏生虽昏耄，何容合之？〈《经典释文叙录》齐明帝建武中，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，造孔传舜典一篇，云於大　行头买得，上之梁武，时为博士，议云云，遂不行用。〉?

南郊明堂异日议?

孝经郑玄注云，上帝亦天别名。如郑旨，帝与天亦言不殊。近代同辰，良亦有据。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，郊祀武皇帝以配天，宗祀文皇帝於明堂，以配上帝，此则已行之前准。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，永明二年，司徒西卜祭酒梁王议。〉?

移檄京邑?

夫道不常夷，时无永化，险泰相沿，晦明非一，皆屯困而後亨，资多难以启圣。故昌邑悖德，孝宣聿兴，海西乱政，简文升历，并拓绪开基，绍隆宝命，理验前经，事昭往策。独夫扰乱天常，毁弃君德，奸回淫纵，岁月滋甚，挺虐於鬓翦之年，植险於髫　之日，猜忌凶毒，触途而著，暴戾昏荒，与事而发。自大行告渐，喜容前见，梓宫在殡，腼无哀色，欢娱游宴，有过平常，奇服异衣，更极夸丽。至於选采妃嫔，姊妹无别，招侍巾栉，姑侄莫辨，掖庭有裨贩之名，姬姜被干殳之服，至乃形体宣露，亵衣颠倒，斩斫其间，以为欢笑，骋肆淫放，驱屏郊邑，老弱波流，士女涂炭，行产盈路，舆尸竟道，母不及抱，子不遑哭，劫掠剽虏，以日继夜，昼伏宵游，曾无休息，淫酗　肆，酣歌垆邸，宠恣愚竖，乱惑妖孽，梅虫儿茹法珍，臧获厮小，专制威柄，诛翦忠良，屠灭卿宰，刘镇军舅氏之尊，尽忠奉国，江仆射外戚之重，竭诚事上，萧领军葭莩之宗，志存柱石，徐司空、沈仆射，搢绅冠冕，人望攸归。或渭阳馀感，或勋庸允穆。或诚著艰难。或劬劳王室，并受遗托，同参顾命，送往事居，俱竭心力，宜其庆溢当年，祚隆後裔，而一朝齑粉，孩稚无遗，人神怨结，行路嗟愤。萧令君忠公干伐，诚贯幽显，往年寇贼游魂，南郑危逼，拔刃飞泉，孤城独振，及中流逆命，凭陵京邑，谋猷禁省，指授群师，克翦鲸鲵，清我王度。崔慧景奇锋迅骇，兵交象魏，武力丧魂，义夫夺胆，投名送款，比屋交驰，负粮景从，愚智竞赴，复誓旅江甸，奋不顾身，奖厉义徒，电掩强敌，克歼大憝，以固皇基，功出桓文，勋超伊吕，而劳谦省己，事昭心迹，功遂身退，不祈荣满，敦赏未闻，祸酷遄及，预禀精灵，孰不冤痛。而群孽放命，蜂蚕怀毒，乃遣刘山阳驱扇逋逃，

招逼亡命，潜图密构，规见掩袭。萧右军夏侯征虏，忠断夙举，义形於色，奇谋宏振，应手枭悬，天道祸淫，罪不容戮。至於悖礼违教，伤化虐人，射天弹路，比之犹善，刳贻斫胫，方之非酷，尽寓县之竹，未足纪其过，穷山泽之兔，不能书其罪，自草昧以来，图牒所记，昏君暴后，未有若斯之甚者也。既人神乏主，宗稷阽危，海内沸腾，氓庶板荡，百姓懔懔，如崩厥角，苍生喁喁，投足无地。莫府荷眷前朝，义均休戚，上怀委付之重，下惟生原之痛，岂可卧薪引火，坐观倾覆？至尊体自高宗，特锺慈宠，明并日月，粹昭灵神，祥启元龟，苻验当璧，作镇陕藩，化流西夏，讴歌攸奉，万有乐推。右军萧颖胄、征虏将军夏侯详，并同心翼戴，即宫旧楚，三灵再朗，九县更新，升平之运，此焉复始，康哉之盛，在乎兹日。然帝德虽彰，区宇未定，元恶未黜，大邑犹梗，仰禀宸规，率前启路，即日遣冠军、竟陵内史曹景宗等二十军主，长槊五万，骥　为群，鹍视争先，龙骧并驱，步出横江，直指朱雀，长史、冠军将军、襄阳太守王茂，率三十军主，戈船七万，乘流电激，推锋扼险，斜趣白城。南中郎、谘议参军、军主萧伟等三十九军主，巨舰迅楫，冲波噎水，旗鼓八万，火集石头。南中郎、议识参军、军主萧憺等四十二军主，熊罴之士，甲楯十万，沿波驰汐，掩据新亭。益州刺史刘季连、梁州刺史柳惔、司州刺史王僧景、魏兴太守裴师仁、上庸太守韦睿、新城太守崔僧季，并肃奉明诏，龚行天罚，蜀汉果锐，沿流而下，淮汝劲勇，望波遄骛。幕府总率貔貅，骁勇百万，缮甲燕弧，屯兵冀马，枞金沸地，鸣鞞聒天，霜锋曜日，朱旗绛寓，方舟千里，骆驿系进。萧右军　谟上才，兼资文武，英略峻远，执钧匡世，拥荆南之众，督四方之师，宣赞中权，奉卫舆辇，旌麾所指，威棱无外，龙骧兽步，并集建业，黜放愚狡，均礼海昏，廓清神甸，埽定京宇，譬犹崩泰山而压蚁壤，决悬河而注熛烬，岂有不殄灭者哉？今资斧所加，止梅虫凶茹法珍而已，诸君或世胄羽仪，书勋王府，皆俯眉奸党，受制凶威，若能因变立功，转祸为福，并誓河岳，永纡青紫，若执迷不悟，距逆王师，大众一临，刑兹罔赦，所谓火烈高原，芝兰同泯。勉求多福，无贻後悔，赏罚之科，有如白水。〈《梁书·武帝纪》上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